

新聞搜頻道

★微型華小：彭亨百樂縣金馬梳華小

第二篇

→虽然学生少，老师几乎是一对一教学，但因为语言障碍，学生学习进度缓慢。

↓金馬梳華小只有8位學生，一些班級只有一位學生，老師就坐在學生對面，一對一講課。



曾几何时，一些微型華小靠友族學生報讀才能繼續生存。有人擔心華小沒有華裔生會變質，也有人認為應該感謝友族同胞報讀，保住面對生源問題的華小。友族學生報讀華小，確實有助各族文化交流。但友族學生在華小，因為語言障礙，通常面對極大學習困難。學生的升學前景，老師面對的教學挑戰，這些教育層面的問題，往往為大家所忽視。

怎樣教都考不到佳績

友族生面對語言障礙

報導 ◆涂素燕 攝影 ◆李文源

金馬梳華小深藏在橡膠園的小山丘，學校只有一排板建校舍，一間辦公室和一間儲藏室。清晨來到這所學校，四周鳴鳥叫聲，直到上課鐘聲響起，劃破這大自然的樂章。校舍分成6間小課室，全校只有8位學生，上課時，多數課室幾乎都“靜悄悄”。只有一間小課室，傳來一把男聲，明顯是老師在講課，聲量幾乎傳遍小小的校園。我趨前“偷瞥”一眼，看到課室其實只有一位學生，老師就坐在學生對面，一對一，手把手為學生講解。這位老師名叫蘇贊龍，趁著他換節的空檔，我捉緊時間跟他聊一聊。

成績差老師有責

蘇老師本來是中學教師，兩年前調職到金馬梳華小。也許以前都在大型學校教書，習慣一個班級就有三四十位學生，所以現在就算班上只有一位學生，他依然以宏亮有力的聲音講課。他主要負責教華文科，今年的任務包括負責六年級

華文科。

“六年級學生要考UPSR（小六檢定考試），壓力大，沒有人要教，所以派我教。”他苦笑地說道。雖然教育本來不應該只為考試而存在，但是大環境如此，我們的學校，成績几乎是评估学习成效的唯一指标。学生交不出成绩，老师有责。金馬梳華小多年來只有印裔學生，每年應考生也就一兩位，學校的及格率，全“押在”這一兩位考生身上。他說，去年只有一位印裔考生，因為華文科不及格，全軍覆沒。“今年共有兩位考生，一位是印裔生，一位是剛轉校過來的華裔生。”



■蘇贊龍：教一位學生，比教一班學生難。

他認為華裔生的程度應該可以及格，但印裔生就不容易。“我最近給他複習三年級的習題，他還是找不到答案。”這位學生基礎不好，他一直設法為他補課，希望通過複習低年級的功課，建立他的學習信心。



■工當翻譯員教他做功課。這位一年級新生听不懂華語和國語，校

學生沒進步 老師信心受挫

在金馬梳華小執教19年的王光杉老師說表示，這裡的家長不重視教育，孩子的教育幾乎都交托到學校和老師身上。許多家長送孩子到學校，只是為了盡做父母的義務，不太在意孩子的學習狀況。加上孩子念的是華小，家長可能不懂華文，根本無法在課業上輔助孩子。學生因為語言障礙，學習進度本來就緩慢了，回家又經常不做功課。老師要抽出上課時間，督促學生做功課，很難追上一般學校的教學進度。一些孩子就算上母語學校，同樣面對學習問題，家庭也幫不了他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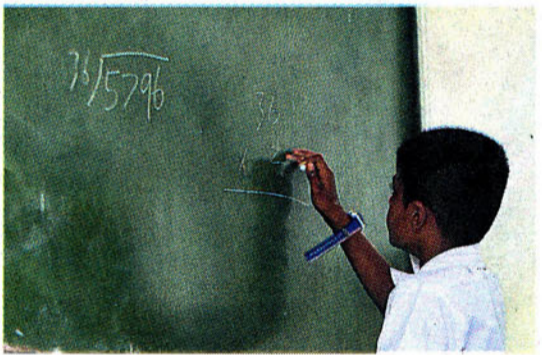


■王光杉：印裔學生學國文比華文容易。

“有一位學生本來念淡小，因為老師要求高，壓力太大，二年級時轉來我們學校，不管怎樣重復教他，都是原地打轉。”他直言教到快吐血。他剛到這所學校時，曾懷疑自己的教學方法是不是有問題？一位老師說，不只學生沒有信心，老師本身的信心也受挫，需要不斷加強心理建設。這裡的孩子升學率偏低，他說，許多學生中學就輟學，到園坵割膠，或當修車、修冷氣的技工。

找校工替學生翻譯

金馬梳園坵的家長，似乎沒有學前教育概念，這裡的孩子都沒上過幼兒園，來到小學都是從零開始。小朋友入學之前，可能連筆都沒有拿過，王光杉老師說：“我們需要握著他們的手，教他們寫字。”蘇贊龍老師說，印裔學生寫華文字通常不會照著筆順寫。“他們都是從下面寫上來，從右邊寫到左邊。”巫裔學生上華小，就算完全不懂華語，老師還可以用國語跟他們溝通，但金馬梳華小老師，面對的是華語和國語都一竅不通的印裔孩童。王老師說：“老師跟學生很難溝通。”以前一年級新生剛入學，上課時老師都要找校工、保安員當翻譯員，“現在老師多數會找高年級的學生來翻譯。”許多老師在這所學校教久了，長久跟印裔學生在一起，也多少學會一些印度語，比如數字、一些動物名稱、問候語等。他指學生一般要上到二年級，才能明白一些華語，但表達方面還是很難。園坵的印裔小孩雖然多數沒學過國文，但跟華文相較起來，掌握國文比學華文容易。“上課時講國語，他們反而比較容易明白。”歷年以來，也有學生在UPSR國文和數學考獲A，華文科能夠考獲C，也就是及格，就已算不錯。



■「這數學題難不倒我！」

學生讚老師認真教學

訪問其中一間微型華小時，提起輔導友族學生的情況，某位老師直言很吃力，就算付出再多，也不見得有成績。當時我問那位老師：“你覺得學生會感恩老師嗎？”那位老師笑笑答道：“我覺得現代的孩子應該不會。”跟娃莉（Valli A/P Ramer）及一些學生聊過後，我發現學生其實能夠體會老師的付出，而且不管過了多少年，他們可能都會記住自己小時最敬愛的老師。

記得獲禮物獎勵

今年19歲的娃莉是金馬梳華小的保安員，家裡共有10位兄弟姐妹，全是這間學校的校友。回憶起母校生涯時，她的眼神是亮的，兴致勃勃地告訴我她很喜欢这所学校，小学时的点点滴滴，在学校的时光有多开心，学校老师有多好。她的华话说得相当流利，词汇表达可能不是很丰富，但她对说华语很有自信。



■印裔學生學華文，一般面對識字問題。



■保安娃莉，曾在金馬梳華小度過快樂的小學生涯。

她最喜欢王光杉老师，觉得王老师对学生很好，“王老师现在还在这所学校。”她说王老师教书很认真，帮他们补习，训练她参加各种比赛，送小礼物奖励，这些她全都记得。学校的老师似乎为了学生成绩而伤脑筋，可是娃莉念小学时，好像没有感受到这方面的压力。她只记得当时代表学校参加一些演讲比赛、田径比赛很好玩，UPSR华文考到C，她已很高兴。小学毕业后，她到附近的吉拉央中念中学，开始有选修华文科，但到了初中三，觉得程度越来越深就放弃了。中学毕业，她回到金馬梳華小當保安，這是她第一份工作。同齡的朋友多數離開園坵，到外地闖蕩，但是她說她喜歡園坵簡單的生活，也喜歡這所學校，對現在的工作很滿意。

識字率低無法寫作 環境對語言學習的影響，毋需贅述，一間完全沒有華裔的華小，老師怎麼努力，也很難創造華文學習環境。蘇贊龍老師說，多數學生的兄弟姐妹，也是這所學校的學生，但他們在家裡還是自然會說自己的母語，很少講華語。儘管少說華語，印裔學生的華語會話一般還可以，但寫字就面對很大問題。“他們的識字率很低，沒有辦法寫作，又不會查字典。”，所以他每天都要給這些學生聽寫，讓他們認字。他說，學生就算升上六年級，像《我的自述》這樣的作文題目，也沒有辦法寫出來，平時要他們寫日記，也交不出來。“作文就是要寫才有分數，可是他們完全不會寫。”他感嘆，現在在這所學校教一個學生，比以前教一班三四十位學還難。



■校求存」。華社不能少」執念，長久熬費苦心「保一間都不能少」執念，長久熬費苦心「保華社不能少」執念，長久熬費苦心「保一間都不能少」執念，長久熬費苦心「保